

人端正 畫就會有靈魂



楊星朗談父親楊三郎

鄭乃銘 / 台北專訪

時間，固然會沖淡很多記憶，但有時候時間反而會提醒我們能以另外一種角度來看待記憶。對於台灣資深美術家楊三郎來講(1907-1995)，他所帶給大家的記憶不單單只是他的藝術表現，更有著他對於同儕與後輩的熱情和提攜，而台灣資深美術家在他們那個時代並沒有像現在藝術家擁有如此多的環境護持，可是他們並沒有因此減少對於藝術摯情與推展藝術的純念，相互間的鼓勵與幫助，更可說是台灣美術運動之所以能夠往前推移的最大動力。〈當代藝術新聞〉不僅關心當代藝術進展的內容，同時也未曾忽略過現代藝術所留下的種種努力痕跡。尤其是，對於資深美術家的努力，他們所引領出來的文化現象，更是我們樂於梳理出來供大家參照的主要內容，其中：楊三郎文化現象，更意味著資深美術家對藝術純念及對後輩照應摯誠。在連續二個月的【畫壇麒麟兒楊三郎專題系列】之後，這個月我們特別專訪楊三郎獨生子楊星朗先生，由他來告訴讀者我們較不為所知的楊三郎點滴。-----編按

鄭：對於你的父親，你最難以忘懷的是那個部分？

楊：我18歲那年就離開家到美國，因此我與爸爸生活那段時間，就以自己18歲以前最為深刻。小的時候，始終感覺爸爸很厲害，他常不在家，經常在外面旅行或畫畫，直覺上就想說自己的爸爸很厲害、外面女人一定很多…(哈!楊星朗自己開始笑出聲)。但有兩件事情讓我更加認識我他。一、我要到美國的那一年，我從台灣離開到日本再轉往美國，爸爸就在日本等我。到了日本之後，我才發現他根本是住在教會的宿舍裡，一點都不是我想像中的大飯店。我一方面驚覺爸爸生活的樸素之餘，那天晚上有位旅居在日本的華僑請爸爸到Club，這個人也是買爸爸畫的人。爸爸就帶著我去，我在旁邊看著他們在談事情。突然間：爸爸對我說：你去嘛，你去跟小姐跳舞嘛！我對爸爸這樣跟我說，當時確實有點驚訝。你想，他帶個孩子到Club已經是很奇怪的事了。現在竟然還鼓勵我去跟小姐跳舞…！但我想，那是爸爸對我的信任。他知道我即將遠行、即將要一個人在美國生活，那是自己獨立的開始。那麼，既然他願意讓我一個人出遠門，就表示他信任我。爸爸那個時候的態度，給了我極大的衝擊，我有了他對我的信任，使得我到美國甚至到現在，我都凡事有分寸、處處不辜負他對我的信任。即便是現在他已經離開，我還是沒有改變這份心理。二、我回到台灣的時候，經常會在家裡遇到爸爸一位釣友，這位釣友家庭的經濟並不是很好，可能也會跟爸爸借錢吧！但就有那麼一次我看到他來，要離開的時候，我只看到爸爸將錢夾在一本雜誌裡面，然後就把那本雜誌交給這位釣友，一句話也都沒講。那個場景讓我很難忘！爸爸生前就是一位很顧慮人家感受的人，朋友有困難，他有能力幫助人家，但也不願意讓對方感到難為情，這樣的一份態度，到現在都還深深地影響著我。



楊三郎 藤薔薇 116.5x91(50F) 1990

鄭：我一直很難忘你的母親在看你父親時的深情與崇拜眼神，似乎他的種種就是她最大的成就。你可以說說你父母間的情感嗎？

楊：哈哈，他們當然感情很好呀！我的媽媽認識爸爸的時候，她才16歲！16歲認識我爸爸之後，媽媽就認定了爸爸。而我的爸爸這一生除了我媽媽之外，也沒有其他女人(哈哈)。(這個時候，楊星朗還特別為我找出一張楊三郎與許玉燕年輕時的合照，照片因為時間過久，畫面已經很模糊。但依稀能感覺得出畫面中兩位青春情侶的美麗、青澀模樣)。不過，爸爸跟媽媽的相處也很有意思。你認識他們兩個，你也知道媽媽比較強勢。有時候，媽媽為了一件事，就會今天跟爸爸說、明天又會繼續在爸爸耳朵旁又講，爸爸通常都不理會。媽媽一點都不放棄，更不死心。只要爸爸沒有回應她任何，她就會繼續說…說…。直到，爸爸已經被媽媽搞累了、搞煩了，就會向媽媽投降！哈哈。那個樣子真是有意思極了。

鄭：我們在談楊三郎文化現象，這裡面更指的是他生前對於同儕及後輩的照應。你還記得當時家裡的這份盛況嗎？

楊：記得…記得，印象太深刻了。在我們家，客人永遠是經常滿座的。常常一來就是10-20個人，大家都聚集在家裡大談藝術的種種想法，廖繼春、李石樵、李梅樹、陳澄波、林之助、陳進、林玉山…這些都是我小時候經常在家裡看到的藝術家。那時候我還很小，他們常常將我抱坐在腿上，信手拿起筆紙來就畫起畫來，然後，全都把它送給我。我說呀，如果我把這些畫都留到現在，一定更不得了。哈哈。

鄭：你的父親為人慷慨且樂於助人，但對於自己的藝術則是要求甚嚴，你能提提他生前在面對自己創作時的點點滴滴嗎？

楊：我後來多數時間是居住在美國，但總會回到台灣來接爸爸、媽媽到美國住些時間。我印象最深的是爸爸的研究心很重。帶他到美術館，他常不厭其煩的一看再看，那怕我們都已經失去耐心、跑去吃個東西，再回來；他還是在那裏專心又認真的看著…。爸爸曾經告我，一個人活到老，就要學到老，可是，學東西不是把人家的東西拿來照著畫，而是要把人家的記在心上，變成自己的東西，那才是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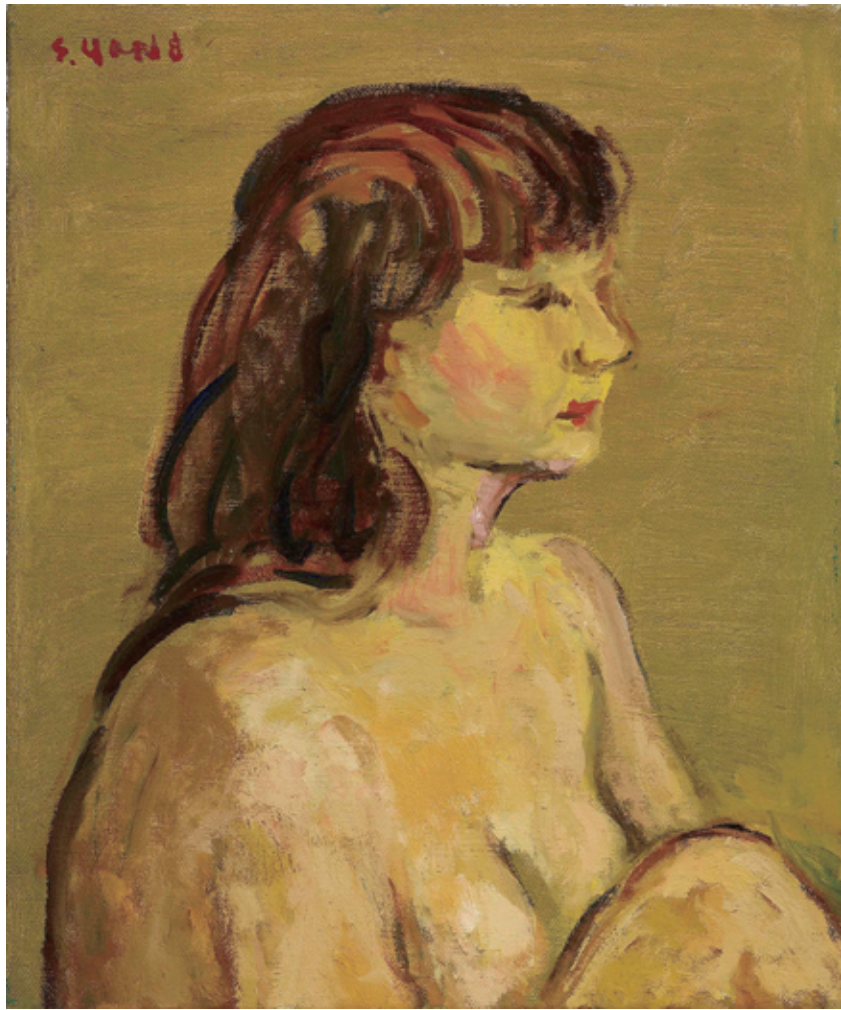
鄭：很多人在提到楊三郎的時候，好像都不免會形容他比較霸氣。楊老師生前似乎也從來沒有為此做過任何形式上的解釋，在你眼中，你的父親霸氣嗎？

楊：一點都沒有。可能是我爸爸不講話的時候，就會給人一種很威嚴的感覺，這使得多數人會覺得他太嚴肅了。再說，傳統的台灣男人不都是被這樣要求的嗎？要不能哭、要堅強、要勇敢、要…。事實上，他是一位很細心的人，而且是很體貼人家的人呢！

鄭：台灣美術界對於你父親的看法各有堅持，你是否曾經覺得父親有受委屈的一面呢？



楊三郎 西班牙夏日風情 90.5x73(30F)



左圖：
楊三郎
洋婦(裸女)
38x45.2(8F)
1988

右圖：
楊三郎
靜物與希臘瓶
72.6x52.5(20P)
1989



楊：事實上，我倒不會這樣想，爸爸生前應該也不會這樣想。爸爸是個很看得開的人，或許有些人對他的看法不同，可是他總認為大家有自己想法的理由，不需要特別去說，自然也就把這些不同看法並不放在心上。再說，我個人還是覺得，所遇到的人，對爸爸的肯定還是較多數呀！

鄭：228事件的時候，你的父親也遭遇到通緝、也曾被抓過幾回，最後都是靠你的母親想盡辦法營救出來，你對這事是否曾聽母親說過呢？

楊：確實是有這樣的事，我對這事也還有記憶。我那個時候還非常小，那個時候我們是住在淡水，有一個晚上，先是有人來警告爸爸說，今晚會有人來抓…。爸爸於是就僱了一小船，就這樣一路從淡水緩緩滑到台北，他後來告訴我們說，窩在小船不敢坐起身，偶而抬頭望望河面，只見河面有著漂浮的屍體…。讓人更是驚嚇萬分。那天晚上確實就有人來家裡要抓爸爸，我記得我已經睡著，但就被吵雜聲音給吵醒，然後有人拿著槍戳我的身體吆喝說：起來…起來。我坐起身，一室都是荷槍的兵…。媽媽也很機靈就馬上要佣人去開桃子罐頭來請客，那個時候這些士兵怎可能見過或嚐過這麼貴重的罐頭呢？一吃了之後，火氣也就消了不少。見不到爸爸，也就散去。隔了幾天，爸爸回來，但這次就沒有那麼好運氣，爸爸還是被帶走，媽媽則堅持要跟著爸爸一塊去。我們那個時候根本不知道為何要抓爸爸，他們也不講出個道理。在那個時候，好像有名的人就是流氓頭、知識分子就不是善良老百姓…。結果，也真是運氣，載著爸爸的這輛軍車竟然半路爆胎，於是就被先就近送到派出所。裡面一位警官看到爸爸，就悄聲跟爸爸說；從後面快走，再不逃；一送過去，就是死路一條。爸爸跟媽媽低聲說了一聲，媽媽就要爸爸趕快逃。爸爸逃過一劫，那些軍人後來見不著爸爸，想說要媽媽幹嘛呢？也就草草結束。這種事在228期間，真的遭遇太多回。有一回正好是3月15日我的生日，媽媽幫我蒸了個蛋、還特意刻成小兔子模樣，我高興得不得了，心還在想這個禮物真好。結果，那晚生日根本沒有過成，又有人來密報晚上會來抓爸爸，我們就急忙走呀走到台北。另外，我最記得是有一回媽媽竟然隻身跑到爸爸被關的地方，很理直氣壯去逼問人家為何要關我的丈夫…？很不可思議吧！一個人喔！最不可思議的是，媽媽竟能安全而退呢！我們最後是搬到一位參謀長家住之後，總算稍微安全，而沒再受到驚嚇。

鄭：提到楊三郎的時候，外界好像也總習慣將他與豐厚的政治人事背景做聯想，進而有點忽略對楊三郎藝術成就的表彰。你對這樣的情形，又是如何看呢？

楊：那應該是媒體的角度吧！其實，爸爸對政治或政治人物並不熱衷，也不會特意去接近。我回到台灣只要見爸爸打扮整齊，就知道他是要出面去跟那些大官要贊助，而這贊助本就是为了幫助藝術家，與他自己一點都沒關係。至於，與李登輝先生的關係則是親戚。

我還記得爸爸生前還說過一件趣事。他說，他常在三芝那裏畫畫，總會看到一位長手長腳的年輕人在旁邊很安靜看著他畫畫。爸爸就說，早知道他以後會當總統，那個時候就該摸摸他的頭呢…。哈哈…

鄭：我記得你父親對於自己想要往藝術這條路發展，有著很清楚的自覺。這樣的性格，是否也影響到你對於自己事業的選擇呢？甚至也影響到你對孩子的教育態度呢？

楊：有的，確實是有影響。我始終感激爸爸對我的信任，因為這層信任使得我能夠勇敢去走自己選擇的路。我是在16歲那年就告訴爸爸和媽媽要到美國，他們更是一口答應。我記得那個時候我是到美國新聞處去找資料，決定自己要在那裏、要去那個學校唸書…。到了紐約的時候，身上只剩下2毛5！剛到的期間，如果沒有打工，怎可能有生活費呢？洗了一天的碗，也才不過掙得12塊。可是，我一點也沒有後悔自己的選擇。後來我有了小孩，我對他的教育也是如此。我十分尊重他的興趣與決定，並且鼓勵他要勇於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就如同當年爸爸對我的尊重與支持。

鄭：台灣美術運動的過程中，像你父親這輩的美術家相對都有一份對藝術的自覺，進而從組織畫會來推展對藝術的純情。他們不見得是要創建某種繪畫的流派，但卻相形之下放大了台灣美術運動有個凝聚的磁場。但是這樣的凝聚力在你父親晚年的時候，就似乎慢慢減弱，請問你的父親有曾跟你聊過對台灣美術運動過程的心情起伏嗎？

楊：我非常驚訝你能感受到這個事情，同時也能看到這個問題。沒有錯。爸爸生前確實也曾經跟我怨嘆過這個現象。他總是說，現在的年輕人都不夠努力，往往都只想要成功。成功，也不是說不對，但光只想要快快成功，就會出問題。因為，一旦你開始這樣想，就會只想畫漂亮的畫，而只想要畫漂亮的畫；也就是只想要賣畫。一個藝術家不願意對自己的畫多點用心、多點思想，那麼；畫就不會有靈魂、就不會去講究每個細節。他也曾經說過，以前他們這些畫畫的朋友，都有一種相互連結的深厚關係，就算有批評也都是針對藝術來批評，內心都是乾淨的。可是，現在的批評都會變成是一種惡意的言語，都不是為了要讓藝術家更好，而只是出自一種惡意。我最記得一個小事情，那是他的一位畫家朋友。有一次這位畫家朋友照例來家裡吃飯，酒足飯飽之際，爸爸跟他說；明天請了模特兒來畫室，要來畫人體呢！爸爸說，有點緊張，不曉得明天能不能畫得好…。只見那位畫家朋友竟然對爸爸說：畫人體？作為像我這種有名的畫家，閉著眼睛都能畫，幹嘛還要找模特兒來呢？我當時覺得這人講話真沒禮貌。可是，爸爸竟然都沒有回嘴。我納悶好幾天，還是忍不住去逼問爸爸到底聽到那位畫家的話沒？我記得爸爸對著我笑笑說，聽著了。可是呀！如果一個畫家做到像這樣的地步，



楊三郎 聖山主峰 72x60.5(20F) 1980

也就根本畫不出好畫來了。這段話，給了我很大的教育與警惕。一、爸爸為人的謙遜和不給人正面難堪的修養。二、一個人不管成就有多高、對自己擅長的事務有多純熟，也永遠都要保持認真、看重的心態，不能因為太熟了，就有傲慢之心。

鄭：請見諒我必須問個比較敏感的問題。楊老師生前，住家永遠都有無數的訪客，對比目前的稀微，多少都會讓人感嘆。你如何來看待這樣環境與人的轉變呢？

楊：我理解你的問題，我當然也感受到這些。可是，我把這個當作是時代在變，而且這也無所謂對或不對的問題，同時這更不是只有我們家裡才遭遇到事情，應該是一個很普遍發生的現象吧！現在的人都很忙碌，也都有很快速的資訊網路，人跟人之間的距離不再像過去是有一種溫度，現在的人比較習慣跟電腦打交道、也比較習慣追求快速的成名捷徑，這都是一種常態。因此，我們才會特別想念Good Old Time。你想想，Old Time怎會Good呢？這似乎不太合理。可是我們之所以會認為Good Old Time，無疑就表示過去的时光是令人感到溫暖的。

鄭：楊三郎美術館的未來，你和你的兒子是否有一些新的想法呢？

楊：現在新北市文化局或者永和市政府也好，都相繼來跟我們談過，也紛紛表示希望我們能夠再度打開美術館的大門。確實有些計劃我們已經開始在構思，我們很希望讓爸爸的藝術，能夠有個機會讓大家重新來認識。我的兒子是學電影，他對新的媒材自然比較感興趣，同時他也很希望讓祖父的藝術能夠透過不同新媒體的表現，來讓更多人了解。就好像說爸爸的畫是平面、是一種媒材，但我們則希望再一次介紹他的藝術的時候，能夠結合不同的媒材來作表現，新媒材的適度運用，並非是要拿來反過去的傳統，而是讓爸爸的畫有了新的表情來與新的觀眾溝通，尤其是年輕的觀眾。因此，如何讓爸爸的畫「動」了起來，我們一定會很快給大家耳目一新的感受。

鄭：這次的展覽，可以說是非常大的動作。楊三郎美術館的館藏作品，應該是第一次將出現在私人畫廊展出，並且規模非常龐大。你能談談這個展覽是如何開始的？



楊三郎 楓紅 80x65(25F)

楊：一開始，尊彩藝術中心的余先生來過好幾次電話，但我因為來來去去美國與台灣，就漏失掉很多次沒有接聽到他的電話，後來一看電話的紀錄，才發現余先生打過好幾次的電話來，這確實讓我感到很不安。因此，後來我確實就有一種很期待能夠親自接聽到電話的心情。終於，心想事成。余先生跟我談到爸爸的展覽，打動我的一點是他不是要來談展出爸爸海景題材的，他很明確表示想要以爸爸畫歐洲風景、靜物及人體等三大類主題為主的展覽。我那时候聽了真的很開心。因為，我心裡很早就想過，不要老是讓人覺得楊三郎只會畫海景！有了這層共識，於是我們就展開了協議，我把兒子從美國叫回來負責。余先生是個非常成功的畫廊老闆，我們慢慢摸索出展覽的結構後，他很有禮貌跟我們要求是否有可能展出美術館館藏的大幅畫作？他的要求，我並不覺得過分，但確實有點吃驚。因為，連我自己都未曾想過這些館藏大畫，會有離開美術館到畫廊展出的念頭過！當然，兒子跟我心裡真的很糾結，甚至我們兩個人都有點鬧了氣。可是，我想到爸爸；他曾經如此熱心去幫忙人。我於是跟兒子說，如果我們能夠幫得上人家一點忙，而且事情本身又是一件好事，那為何不可呢？就這樣，這個展覽是一環又一環的充實了起來。

鄭：尊彩藝術中心的老闆余彥良先生曾說：大家都會談楊三郎，但並沒有真正認識楊三郎…。我想請教你的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那你又是想要透過這次的展覽，讓大家如何來認識楊三郎？

楊：藝術，最可貴的地方；就是在它不會被時間與空間影響，它能穿越時空帶給不同世代的人，有各自解讀的權利與想像空間。我們這一代如何認識爸爸的藝術，或許都已經談過很多回了。可是，新一代、再新一代的人是如何來看楊三郎的藝術，就會是我與兒子很關心與注意的發展。爸爸曾經說，藝術家在自己的每件作品裡，都應該有屬於這張畫的靈魂。這句話，到現在仍讓我深受感動。老的東西，如果能夠透過新的管道、以新的語言重新來解釋，就會讓老的東西永遠都有青春的樣貌與性格。所以，老靈魂也應該有重新被喚醒的時候了。

圖片提供 / 尊彩藝術中心